

堯樂博士傳(十六)

李郁塘

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，羅文幹部長在火

州吐魯番爲馬仲英就任東疆警備總司令監督以後，雖因馬總司令未便省城之行，在他調解盛、馬之爭一事上來說，有嫌功德不甚圓滿；但也差強人意了！乃於十二日再率省方來人及馬方代表，當日趕返迪化行館。盛督辦與劉主席二人，得知羅氏安返省城後，卽於翌晨連袂趨赴行館，作慰勞性的拜會。

盛世才確是個梟雄

盛世才因馬仲英未隨羅氏回來迪化，心中就起了疙瘩，認爲小司令之拒來省城，就是沒有和平誠意。一見到羅氏後，卽以譏諷的口語發言的說：

「以中央大員崇高地位，怎麼連個小小的小司令都不能帶來省城呢？」

羅氏一聽盛世才出語不恭，非常刺耳，帶有極其濃厚的譏嘲意味，也就一時氣忿，口不擇言，予以回駁的說：

「如果我以中央大員的身分的話，那我不應該萬里迢迢遠來迪化看你，應召你到南京先去看

我了！」

九月十三日清晨，羅、盛二氏一見面，就相互譏嘲，話不投機；就此盛世才對羅文幹失去好感，有了敵意，旋即氣忿而去。劉文龍主席爲了沖淡此一不愉快的場面，乃留下與羅部長談了好久，但對新疆和平前途已無濟於事了！劉文龍這番好意，反而被盛世才作爲壞想，認爲劉氏不隨他同去，是想借機告狀來說他的壞話。從此時起，盛世才對劉文龍也不懷好意了！

盛世才確是個行權應變的能手，頭腦機警而多疑。不僅手段毒狠；尤其決心極快，他的急智能够認識問題的底面。羅文幹氏吐魯番之行，他早料到馬仲英不會抗拒中央大員的意旨與說詞，定會表示和平共處，與省方合作的；若進一步要求小司令親來省城的話，十有八九是不會實現的。萬一小司令真能來到迪化的話，盛氏對此一死敵，當可藉任何理由，將其置於死地，以除後患；如果小司令不隨羅前來的話，那羅氏火州之行算是白跑，交了白卷；屆時再度掀起戰火，就理直氣壯，師出有名了！因此爲了計誘小司令入彀，竟派其時任督署警衛團長也就是他的四弟盛世

祺，隨羅部長作吐魯番之行。當時其左右親信，爲了盛世祺安全，曾向盛氏勸阻的說：

「如此安排，恐怕於盛團長有所不利吧？」
盛世才聽到左右的諛言，反而得意的回說：
「以盛團長換取一個小司令，有什麼不值得呢？」

既要鬥力尤重鬥智

由此可知盛世才居心狠毒到什麼程度，竟連他四弟的安全都不放在心上，其他的人更不用說了！由這一件事的說明，盛世才對馬仲英，不僅僅是鬥力，尤其着重鬥智。

反觀馬仲英爲人又怎樣呢？可說與盛世才正相反。當羅部長在火州任務完畢，要率眾返回迪化時，卅六師的參佐人員也有人向小司令誓言的說：

「爲了保證省方兌現諾言，不妨將盛團長暫留吐城？」

然而小司令的回答卻是：

「本人對人對事一向光明磊落，不齒鬼鬼祟祟的行爲。若盛世才不重言諾，那與盛世祺何

干？」

盛老四盛世祺就此又隨羅部長平平安安的返回迪化，去當他的督署警衛團長。這就是馬仲英與盛世才作人處世的不同處。在當時來說，新疆政局正是鬼域世界，正直真誠的人，每多吃虧上當；而陰狠毒辣的人，卻多佔便宜獲得好處。此所以於民國廿二、三年間，馬仲英終被盛世才門垮失敗，其原因即在於此。

羅文幹氏奉命入新，去吐魯番勸說馬仲英僅是他任務之一；此外還有兩件要事必須即時辦理：其一是與我駐俄大使顏惠慶博士要在中亞斜米地方會晤之事。其二是西去惠遠城給伊犁屯墾使兼陸軍第八師師長監誓就職之事。因羅氏將要遠行，劉主席與盛督辦乃擇十五日晚，在將軍衙門聯名歡宴，表示送行。十六日午又應蘇俄駐迪化總領事拉拉特肯之接風與餞行宴，席間順作前往斜米之簽證手續，以便進出俄境。羅氏在應酬完畢，乃於十七日中午乘上省府所派的汽車，率其從人及省方代表邢占清及魯倫二人離省西行。邢、魯二人得充省方代表，隨羅部長西去伊犁，當有其特殊原因存在；蓋因邢氏為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之一，經俄境入新時，就是由伊犁區入境的。於今所部大都編留於伊犁九城，變成陸軍第八師的主力，邢（占清）、張（培元）二人自有密切的關係；換言之，邢對張有很大的影響力。而魯倫氏時任天山日報社長，是輿論界的頂尖人物，張培元雖眼高於頂，也得另眼相看的。因此羅部長西行去會張培元時，盛世才特選派邢、魯二人為省方代表，好左右一下張培元的個

強個性，不再大張旗鼓，硬來反對盛督辦的態度。

當羅部長車到北疆交通要津的烏蘇地方時，他要先到俄境斜米城去會見顏（惠慶）大使，只好與邢（占清）、魯（倫）二人分道西行。邢、魯二代表取道精河，轉赴伊犁；羅氏取道塔城直趨斜米。

羅部長開了次眼界

羅部長率其從人於九月十九日宿額敏縣，廿日抵塔城，稍作休息於廿四日抵斜米。因顏大使在新西伯利亞城相候，乃於廿八日在該城相會。獲悉俄國政府在最近並無積極侵新準備，乃於十月三日離開該城，於五日抵哈薩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圖；六日晨即轉車赴伊犁，當晚即進入國門霍爾果斯城。在霍爾果斯橋畔的歡迎人員有伊犁屯墾使張培元、陸軍第八師參謀長王孝之，以及伊犁區各界代表百餘人，場面非常熱烈，這是邊城少有的情況。於七日上午由張培元陪同晉抵伊犁首府惠遠城，下榻於屯墾使署的迎賓館。十月八日張培元氏在屯墾使署廣場舉行隆重的就職大典，由羅部長親為監誓。席間羅氏站在中央立場，呼籲新疆全境和平，不再發生戰亂情事；張培元也回稱絕對效忠中央，保衛邊城。都是冠冕堂皇的應景語詞。翌日由張培元陪同羅部長，作伊犁九城巡視之行，途中都張貼有漢、維文的標語，表示歡迎中央大員蒞臨邊城。九城的街頭上各族居民穿着五顏六色的各式服裝，西來東往，擁塞街頭，根本看不出有民族問題的存在。

伊犁居民繁雜，向有世界民族展覽會場之稱，除了新疆的十四種民族外，還有東歐、近東以及北非、南亞等地的人，集聚於此。羅部長巡視伊犁九城後，真如環遊世界一週。他本人雖身為外交部長，過去也曾見過黃、白、紅、黑各色人種，但同時同地一眼瞥見如此多膚色不同的人種，還是破天荒的第一遭；這無異讓他進入世界民族博覽會場，給他上了一課世界人類學，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！

就是不讓盛當督辦

羅部長於十月七日晉抵伊城後，屯墾使張培元殷勤招待，奉為上賓。羅氏認為這是新疆和平的好兆頭，打鐵趁熱，乃於十月十日伊犁各界舉行慶祝國慶大典後，乘便召開省、伊和平談判會議，由羅氏親自主持，召請省方代表邢占清、魯倫二人，伊犁屯墾使張培元、第八師參謀長王孝之，以及伊犁九城的縣長們共同出席。羅文幹氏以中央大員身分，首先報告他本人來新的任務：除了為劉主席、盛督辦，以及張屯墾使就職監誓外，就是調解全省各地區，不再相互攻伐，不再有戰亂情事發生。當即舉出小司令馬仲英已在吐魯番就任東疆警備總司令之事。不日率部駐防哈（密）、鎮（西）地方，負起地方治安責任，全力與省方合作，接受省方節制指揮，共同為新疆各族居民來造福祉。最後才言歸正傳，希望伊犁區軍政當局，也能步東疆的後塵，大家一起來服膺省方領導，與盛督辦盡釋前嫌，好和衷共濟，全力建設新的新疆！

這是羅部長調解省伊雙方談判的開場白；但也變成總結語。原因是羅氏語畢，張培元接下就以斬釘截鐵、全無迴旋餘地的口吻，說出如下兩句話：

「我就是不讓盛世才來當督辦，其他的話都好商量！」

張培元所以聽不進羅部長的勸言，當然有其原因所在。蓋因張氏自民元鼎革以來，就追隨楊將軍（增新）在新疆服務，已成新疆軍界元老，金樹仁下臺他就成爲頂尖的人物，根本沒有把盛世才放在眼裏；其中又因公怨之外，再加上私嫌，致形成勢不兩立的敵體。當他出任東征總指揮時，盛世才以參謀長的身分，乘機挑撥離間，使他和金樹仁演出將帥失和、絕情絕義的情事；其後在四一二政變時，金主席曾以羽毛箋徵召盛世才率軍「勤王」，但盛世才不忠不義，反而倒戈相向，迫使金主席下臺離省。在張培元眼中，盛世才原就是一個亂臣賊子，怎配來當新疆督辦，高居在他的頭頂上發號施令呢？因此當羅部長要他跟盛世才和衷共濟，服膺省方領導時，他就率直表明態度，無法遵命，不能接受！

伊犁之行毫無所獲

張培元服官新疆已有廿多年，尤以在軍界的聲望地位，不作第二人想；再加上爲人忠誠剛直，處世重諾輕死，可說是中國舊式軍人典型人物。出口之言，駟馬難追，無法迴旋；而羅文幹氏也是身爲兩部部長，地位崇高，此時此地也不能再低聲下氣，去說打彎的話；而當時又沒有在吐

魯番如堯樂博士那樣有擔當、有魄力的中間人士出面來打圓場，致使尷尬局面無法打開。結果羅氏伊犁之行，沒有收穫，交了白卷！

本來羅氏原先的安排，在伊犁調解成功後，還想繞道南疆幾個重鎮，如阿克蘇與喀什去看一看，於今伊犁之行既已失敗，再去南疆已無意義；同時已傳來不利消息，南疆地方正在搞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要跟迪化省政府來分庭抗禮，也就是與國民政府來作對；接着又聽到他在吐魯番主持的盛、馬和約已失效，盛、馬二次大戰已在大坂城附近展開。他要東行返京，已無路可走。一爲早離是非之地；二爲迅速返京覆命，只有再繞道俄境，假西伯利亞大鐵道返京之一途。

羅文幹氏新疆之行既已全盤失敗，就無顏再留邊城，乃於十月十一日取道霍城，直趨阿拉木圖，然後乘土西公路車經斜米抵新西伯利亞城，塔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，於十月廿六日抵海參崴；卅一日搭郵船離俄境，於十一月八日抵天津，九日改乘津浦快車抵浦口，十日銷假上班。羅氏自民國廿二年八月廿五日奉命入新，至十一月十日返京覆命，歷時兩個半月，行程四五萬里；此行的成效又如何呢？筆者不提，明眼人一看就知。就以羅氏自己在京招待記者的總結語是「功虧一簣，良堪嘆惜！」

三角同盟所指爲何

在老新疆人來說，黃慕松與羅文幹兩位中央大員入新的成效，都是「鏖羽而歸，欲治反亂」。在盛世才來說，黃慕松是坐而言的「三角同盟」

的倡導者；羅文幹是起而行的「三角同盟」的組織者。他們二人一脈相傳，都是奉了中央命令來加害於他本人的。走筆至此，對於盛世才所謂的「三角同盟」，究係何所指而來？得需先行交待清楚，然後才能繼續寫下文。

盛世才所謂的「三角同盟」，就是指在同一時間內，有三股地方力量聯合起來，結成同盟，共同來對付他一人的；而這三位主角又是誰呢？當然不是無名小卒可以權充的，必須是有頭有臉的顯赫人物才够資格。他當時所指的三位主角：其一就是時任省主席的劉文龍氏；其二是指伊犁屯墾使張培元將軍；其三即係小司令馬仲英三人而言。

這三位主角的聲望地位，在當時動亂的新疆來說，可說是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的領袖人物。他們的一舉一動，何能瞞得過全疆各族居民雪亮的眼睛？他們三人真的組織過「三角同盟」，合力一致共同來反對過盛世才嗎？以筆者在新疆多年調查與查證所得的結果，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，僅是盛世才主觀上的一種感受，覺得這三個人同時時間內，同作不利他的一種巧合反應而已！

根據事實，平心而論：當年劉、張、馬三人不約而同的一致反盛，純粹是出於各自際遇所作的一種巧合促成；事前既沒有聯絡過，事後也沒有組織過；有的還緣怪一面，互不相識。劉、張二人雖在楊（增新）、金（樹仁）時代同在將軍衙門同過事，但自四一二政變後，因迪（化）、伊（犁）兩地相隔千里，也未再會過面；而小司

令馬仲英連劉、張二人的面孔是個怎樣模樣都不清楚，何能談到去組「三角同盟」之事呢？他們三人在新疆的所作所爲，可說是各自爲政，互不相與，各幹各的，各反當前各自的敵人。馬仲英之所以要反盛世才，前文已敘明，在此不贅；而張培元之所以要反盛世才，可說是基於不願以大事小而來的，他自認爲是新疆軍界的三朝元老，可算是武人中的老大；盛世才連老二的資格也沒有，於今要老大紆尊降格，給老三去當部下，他何能心甘情願呢？因此張培元非反盛世才不可！

至於劉文龍劉主席的反盛，可說是冤枉透頂，根本沒有那麼回事，完全是盛世才疑心生暗鬼，無中生有給他加上的罪名。蓋因劉氏原是一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位文人，而且當年年紀已達六十幾歲，快到七十歲的老人了；自民國鼎革以來，就以把弟的關係，追隨楊增新在新疆服文官。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「三七政變」時，他身任教育廳長；金樹仁繼主省政後，他由同事變成僚屬，仍然官任原職，相安無事；及至廿二年「四一二政變」時，因聲望與環境關係，始被擁爲臨時省主席，爲了維持省城秩序，只好勉強接受。及至中央派羅部長入新，正式宣布真除令時，他還向羅部長當面請辭，原因是劉氏古書讀得不少，深知居高則危的古訓；再加上他在新服官多年中，先之曾親身經歷把兄舊上司楊將軍增新橫屍教室，死於非命的悲慘場面；繼之又見舊同事新上司金樹仁金主席，越牆出走被迫逃亡的淒涼下場；終於再經過舊同僚新部下陶明樾、李笑天、陳中三人，「血流五步，伏屍三人」，怵目驚心的情境。他

一心只想急流勇退，早日脫離是非之地，好保住老命，返回內地平平安安過其晚年，其願已足，那還有反對盛世才的一點心意？但是看在盛世才眼裏，凡是消極的不合作者，就等於積極反抗者，因此就將劉文龍氏也列入「三角同盟」來當主角，真是冤哉枉也！

經過上述分析，由而可知盛世才指稱的「三角同盟」，劉文龍氏是虛有其表，實無其分；而西張（培元）與東馬（仲英）雖然都是真心決意要反盛，但也是互不相與，各反各的。尤且在民國廿年冬張培元掛帥東征，所征的對象就是馬仲英；換句話說張、馬二人曾是死對頭。此外在張培元的眼中，馬仲英還是個「小娃」（甘肅人對小孩的別稱），雖會騎馬放槍，畢竟未受過正式軍事訓練，對於行軍打仗的事，還嫩得很！根本沒有把這個「小娃」看在眼里，放在心上，更別說和他去組「聯盟」來反盛了！

馬仲英呢？他雖由甘率軍兩次入新，但自始至終莫有見過劉文龍與張培元的面，一個陌生人怎會憑空伸手張口，與人去結盟呢？何況馬仲英做事，一向是獨來獨往，根本未向劉、張二人伸過手張過口呢！再說小司令早已曉得張培元出身很好，是蘭州陸軍小學的高材生，在新疆軍政界中是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，正是繼承金樹仁所遺文武兩要職的適當人選，也正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，避之猶恐不及，怎能進而與其攜手合作，去訂什麼「三角同盟」呢？

談到黃慕松在新疆倡導「三角同盟」之說，那是盛世才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的莫須有罪名。

原因是黃氏入新以後，只在迪化會過「三角同盟」一主角劉文龍氏一人而已；至於正主角西張與東馬，根本沒有碰過頭會過面，何曾陰謀之有與倡導之情呢？至於羅文幹氏入新後，雖曾僕僕風塵，東奔西走，跟劉、張、馬三人談過話晤過面，那也是敦勸張、馬二人服膺省方，不再反盛，都是爲了盛世才好而奔波！何嘗有組織「三角同盟」合力反盛的情事呢？

經過全盤分析與徹底檢討，所謂「三角同盟」也者，可說是白晝見鬼，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的；然而盛世才爲何無中生有，硬是睜着雙眼說瞎話，所爲何來？此中當有道理。如果說穿了，就是爲借外力來自保作伏筆。

關閉中央過問之門

原因盛世才是民初的一位梟雄人物，滿腦子袁世凱當洪憲皇帝的思想；他當上了新疆邊防督辦以後，仍不心滿意足，還想進一步來當「新疆王」，不僅軍政大權一把抓，還不讓國民政府從中過問干涉。他這樣獨斷專行的想法，自然違背了中央治新三原則；但他人又極聰明，不願負起違背中央法令之名，乃乘黃、羅二氏新疆之行鏃羽而歸、無功而返的機會，製造所謂「三角同盟」的形象，一股腦兒將新疆再度挑起戰亂的責任，推到黃、羅二位大員身上，就此順便將中央過問新疆大權之門予以關閉。

盛世才想好了對付中央策略以後，接下就是再想妙計來對付真正跟他爭奪督辦寶座的兩大敵人——西張與東馬。他與西張共事三年，深知

張培元的牛脾氣是毛坑中的石頭，又臭又硬，在新疆境內要倚老賣老，絕不會向自己低頭。羅文幹西去伊犁，想勸說張培元順從省方，比登天還難。他之所以派出那占清與魯倫二人作代表，一是虛應羅文幹的要求；二是為爭取一點時間，如此而已。因此當羅氏前脚離開迪化，他後脚就進入將軍衙門（督辦公署）召開軍事會議，來商討應付東馬與西張作戰事宜。

會議一開始，先根據羅文幹吐魯番之行所代訂的和談協議來進行，要給馬仲英多少開拔費，好叫小司令讓出鄰近省城的吐（魯番）、鄯（善）、托（克遜）等地，要其開赴哈（密）、鎮（西）防區。因為不屬作戰情事，在座的人發言踴躍，會議氣氛頗為順利；然而進行到緊要關頭，也就是決定要撥多少開拔費給馬仲英時，歸化軍指揮官巴平古特，突然提出異議的說：

「小司令馬仲英肯於接受省方所提條件，願意屈就東疆警備總司令職位，其中必有蹊蹺，定有陰謀存在；除了敷衍中央大員羅文幹的顏面以外，其主要目的即在騙取省方的開拔費，用以整補其所部；一俟所部戰力恢復，變成勁旅後，就會反臉不認人，要跟省軍一決雌雄，這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，為何我們要中他的圈套呢？現在馬軍新敗之餘，士氣正蹙，也正是省方消除馬軍，以絕後患的大好良機，我們為何不利用？反而撥款付錢，去救濟敵人，誠為智者所不取！」

白俄難民成歸化軍

走筆至此，對於歸化軍的由來，似有先行交

代的必要。所謂歸化軍者，其實就是白俄軍的別稱。當一九一七年俄共領袖列寧，乘沙皇王朝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力竭之際，乃組成紅俄軍起而革命，一舉將沙皇王朝推翻；紅俄軍就乘勝來掃蕩白俄軍，大批白俄軍在俄境就無法立足，最後在走投無路時，就紛紛退入我新疆省境內。當時新疆邊防督辦兼省主席楊增新氏乃施展手腕，想盡方法，始將入境白俄軍解除了武裝；然後再依國際公法，讓他們以政治難民身分分居新疆境內。為了將俄羅斯人變成中國公民，乃取名為歸化族，這就是新疆省境內有歸化族的由來。

俄羅斯白俄軍變成新疆歸化族後，因為他們都是職業軍人，除了會騎馬打仗外，別無其他求生技能；務農做工既不會，放牧營商亦不行，蓋因經營商、牧兩業均需大量資本。他們身為國際難民，已一貧如洗，那來的大量資本；因此這些歸化族為了求生，男人們大都肩負俄國毛毯，沿街喊叫變成行商走販；女人們大都以身體作本錢，以賣笑為生。他們在民國廿年前的生活，都非常艱苦。及至民國十九年多，哈密老回王沙馬克沁年高去世，省主席金樹仁想乘機改土歸流，取消回王制度；此一想法原無可厚非，惟因做法不妥，致引起當地維民之不滿。終於在民國廿年五月，引出哈密小堡村維民殺死邊卡隊官兵事件。此一邊境小事發生後，金樹仁不接納時任省委堯樂博士的大專化小、小事化無的安撫建言；反而採取哈密駐軍師長也是甘肅同鄉劉希曾的「殺人償命，斬草除根」的政策。於焉哈密民變事件由小而大愈演愈烈。每次派兵進剿，不是損兵就

是折將，次次失敗，致亂局無法收拾。接着小司令馬仲英又率部入新參戰，目標就是取金樹仁的地位而代之。金樹仁為了保護護位，竟異想天開，想利用歸化族專會打仗的特長，下令徵召組成歸化軍，用以對抗回維聯軍。時至民國廿二年四月上旬，回維聯軍分兵兩路，由天山南北攻向省城，金樹仁乃下令盛世才分兵抵抗。歸化軍出發在邇，首先要求雙餉，其後又要求安家費，先向盛世才請領無着，接着去將軍衙門向金樹仁要求；因金樹仁應對無術，致演成政變。金樹仁原想利用歸化軍保護護位，結果欲得反失，竟被歸化軍力逼下臺，逃離新疆，直是最現實的報應。夫復何言？

盛氏佈署二次東征

盛世才得能順利躍登新疆督辦寶座，可說全是歸化軍的賜與；接着在紫泥泉一役，一舉將小司令馬仲英擊敗，歸化軍出力又多。因之召開這次軍事會議，歸化軍指揮官就有了發言權；尤且居於舉足輕重地位。當會議進行到緊要關頭，也就是決定撥開開拔費給馬軍時，巴平古特立即提出異議，加以破壞。在巴平古特想來，省、馬和平實現，無異是斷他們的生路，他們絕不願再過民國廿年前的困苦生活；如欲維持目前較好生活，就得有仗來打。乃抓住盛世才絕不會相信小司令會放棄爭奪督辦高位的心理，大發議論，來阻止和平局面之來臨。就此原是討論馬軍東移的和平會議，一變而成為對馬軍繼續作戰的會議了。

盛世才在羅部長吐魯番之行，未將馬仲英帶

來省城會面，內心裏就結上對小司令不信任的疙瘩；只因接受羅氏在吐城主持的和平協議文件，在此會議之初，避免他本人負上破壞和議之責，未便先開口反對；及至巴平古特適時提出了異議，無異替他說出了心中的話，內心非常高興，當然照單全收，就以巴平古特的譴論，作為此次會議結論。為恐作戰消息外洩，乃即時下令將馬仲英駐省城代表張雅韶與姚治平二人先行囚起。然後又想及當省軍盡出作戰，迪化空虛時，那些攜貳分子就會乘機起事；為了防患未然，復將「四一二」政變時下獄待審的軍務處長金樹信，以及兩任城防司令崔肇基與白受之等人提出監獄，即時處死。其中金樹信是金樹仁的五弟，崔肇基原是金樹仁的馬弁，他們兩人在金樹仁庇護下，騎

在新疆老百姓頭上，作威作福了四、五年，已經惡貫滿盈，於今雖死於非命，亦不足為人惜！就在此時，塔城方面實傳來小司令的另一支奇兵馬赫英國長，已取道阿山攻向塔城。塔城是省方通俄的唯一國際通道，也是東北義勇軍入新的專道。大部義勇軍雖已入新，尚有少數落伍者，仍然陸續由俄境經塔城進入新境。而東北義勇軍適時入新，對盛世才登上督辦高位有深遠的關係；盛世才為了增加兵力、人力，當然不能讓馬赫英進入塔城，切斷這條國際通道，就得派兵力去維護。盛氏同時也深知羅部長伊犁之行，一定徒勞無功，空手而回的；以張培元寧折不屈的個強個性來說，他絕不會接受羅氏的勸說，肯於俯首聽命省方。最後解決的辦法，仍然走上兵戎相

見的一途。打仗就要求勝果；欲戰勝伊犁張培元，必須先派重兵佔據北疆樞紐之地烏蘇城，才能立於不敗之地。

烏蘇城位於北疆要衝，是清初兆惠將軍所督建，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，為綽勒迪(化)、塔(城)、伊(犁)三區的樞紐要地。無論是迪、塔或迪、伊用兵，誰先佔有烏蘇，誰就會立於不敗之地。盛世才是當時有名的軍事專家，當會注意及此。即時委派督署參謀長劉斌少將率領精兵二千開往烏蘇城去坐鎮，負起北禦馬赫英來破壞迪、塔國際通道，西禦張培元率部東襲之重責。盛世才佈署完外區軍事後，就親率省城附近省軍與歸化軍直撲大坂城，作東征之舉，要與馬仲英軍展開二次大戰。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 之二十九 文史論叢全一冊

謝康教授著

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